

我的报

6名读者参与制作新春第一报
本报呼吁：今天不放“开门炮”

A02-A24



新春第一报，读者说了算。经过筛选，6日晚，读者编辑中学语文老师刘昭菊（前排左）、退休职工姜美荣（前排中）、公交公司职工何磊（前排右）、药剂师林瑶（后排左）、大学宣传部工作人员张昕（后排中）、电台主播刘款款（后排右）来到齐鲁晚报编辑部，编辑新春第一报。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

一个个的“我”

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

无论心情如何，此时年味已淡。沉醉在亲情中不问今夕何夕的人，各自重归按部就班的生活。一回一来，不只是空间的跨越，还带来情感的交流、观念的碰撞，甚至由此而生一些迷茫和困惑。

在巨变的时代，过年已经很难固守传统。类似“爆竹声中除旧岁”的习俗，越来越不受欢迎了，就连曾经铺天盖地的祝福短信也迅速退潮，低头刷手机的人正忙着“抢红包”。过年的仪式感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随心所欲的创意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的变化都让人感到舒心，让人疲惫的应酬，让人尴尬的“逼婚”、“催生”，近之情怯、离之不舍的故乡……谈起过年，很多人都百感交集，直叹风气变了、心境变了。

其实，过年的种种变化都源于社会的变迁。这种变化持续已久，只是如今节奏越来越快，回乡过年的人迎面看到一个陌生的故乡，总会有些不适应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关于故乡的记忆还停留在阡陌纵横、墟烟依依的画面中，而现实已经发生巨变。土地流转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乡村社会的变迁必然映射在观念的变化上，这在过年时体现得尤为明显。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，乡村社会的巨变不可逆转。无论舍不舍得，现在的过年方式注定要随着这个社会一起转型。城乡发展一体化必然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，也将终结很多人因为过年在城乡之间的奔波。

今天，我们的读者以第一人称，写下了这些充满酸甜苦辣的年味和乡愁，也记录了时代的变迁。读者写作，读者编辑，新春第一报因为读者的全程参与更加真实和鲜活。一个个的“我”如同一个个音符，把过年的故事汇成了时代变迁的乐章，我们由此看到新生活正在展开，新民俗正在形成。因为一个个的“我”，这份充满了烟火气的报纸就是“我的报”。